

西安

华清池之爽

◆ 杨云棠

连日高温,燥热难耐,友人相邀飞华清池沐浴消暑,这倒是件美事乐事。

华清池位于西安市城东约 30 公里处的骊山脚下,骊山是秦岭的一条支脉,海拔 1256 米,满山松柏苍翠欲滴,远远望去犹如一匹黑色骏马,古代称黑马为骊,故名“骊山”。

华清池东区悬挂有郭沫若题写的笔力遒劲、浑厚古朴的“华清池”金字匾额,区内有荷花阁、飞霞阁、五间厅(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曾在此居住)等建筑,其中温泉石壁上的《温泉颂碑》是我国碑石艺术宝库中的精品。中区是唐华清官御汤遗址博物馆,区内有莲花汤、海棠汤、太子汤、尚食汤、星辰汤及文物陈列室。西区内有九龙湖、飞霞殿,还有《杨玉环奉诏温泉宫》大型壁画,该画由 90 块汉白玉组成,长 9.15 米,高 3.6 米。

此时,以唐华清官遗址为历史背景,以盛唐文化为主题,以白居易的脍炙人口的名篇《长恨歌》改编而成的中国首部大型实景历史舞剧《长恨歌》正在精彩演出。

尽管华清池温泉在古代就非常有名,周、秦、汉、隋、唐等朝代,它曾是皇家沐浴之所,但华清池温泉的名声远播乃至流传至今的原因,还是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中的诗句:“春寒赐浴华清池,温泉水滑洗凝脂。”

当今大凡游览华清池的男男女女,都想到“贵妃池”里沐浴一番,感受一下当年杨贵妃“温泉水滑洗凝脂”的快感。本人也领受了一下,如用宁波话“的滑”一词可形容沐浴感觉。它不同于用沐浴露洗澡的感觉,沐浴露洗澡确实滑爽,然而,清水却洗涤不尽,总有腻乎乎的感觉。

走出“贵妃池”之后,大家都误以为充当过杨贵妃沐浴,然而,导游却告知,此池并非当年的“贵妃池”。安史之乱之后,这里的建筑残存无几,解放后,依照唐代模样几经扩建,始具现今规模。1959 年,郭沫若先生游览华清池后感慨万千,挥毫写下“华清池水色青苍,此日规模越盛唐”的诗句。

华清池现在有四个泉眼,每小时总流量为 110 多吨,水温常年 43 摄氏度。水中含有多钟矿物质、有机物质适宜沐浴疗养,并能治风湿症、关节痛、皮肤病和消化不良等疾病。

华清池温泉沐浴之爽令人回味无穷。



凤凰

我的家乡凤凰

◆ 黑妮



我的家乡凤凰,一条沱江迂回而过,水路又载着凤凰人到外面的世界里。如今飞机、火车、高速公路,条条道路通凤凰。

上个月和十几个朋友回去,还形容从张家界到凤凰的公路平坦。不意那路使用率过高,一年下来已经变态:路上坑坑洼洼,汽车一蹦一颠地行进,在座的恐怕肚子里的各部位错位,就使劲捂着,但没人觉得不好。我说那里的小菜价廉物美;在沱江边吊脚楼小饭馆里叫了炒酸豆角、腊肉,手指般大的河鱼爆辣椒,味道不错;价格呢,则是超英赶美,比首都的四星级酒店还厉害。

凤凰人喜欢说凤凰好,不但自己往回跑,还老拉着已经去过多次的朋友,强词夺理,邀他们再去。说不出到底怎么回事,就像有根小绳,一头系在凤凰,一头拴着凤凰人,凤凰那头的绳一拽,外面跑着的心就揪一下。

八月十三日下午,湖南省,湘西自治州的重点工程——作为自治州五十周年庆献礼的凤凰沱江大桥塌了!刚刚完工,正在拆卸脚手架的几百名民工能跑的跑了出来,来不及的就……

中央电视台当日的晚间新闻,第二天的跟踪报道,各大报章陆续登载。没去那儿旅游过,没看凤凰怎样成为最有魅力城市的中国人都知道凤凰了。

中央关注的善后工作肯定到位,可到位的要不是“善后”该有多好!这些天,民工的父母赶到凤凰,得知噩耗瘫在了街上,游客走过也陪着哭成了一片,凤凰人脸上没有一丝笑容。都说“塌了的沱江大桥跟凤凰没关系,是湖南省和自治州的重点工程”。怎么可能没关系?

丁玲女士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到美国,坐在火车上聊天,突然问起我是哪里人。

“凤凰”我回答。停了几秒,丁玲女士扬眉曰:“湘西难道还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么?”

记得我这么说来着:“湘西……还是湘西,凤凰也还是凤凰。”

污染了的沱江可以赶紧整治;山别再挖得伤痕累累也不是办不到;人呢,找回老年间的恳诚,长远地看,不一样能赚到钱么?

我们凤凰人不足之处多的是,特别的地方却也不少,尽管有时令人忿忿,仍会惦念着的。

凤凰到底还是凤凰。

(本文摄影 黑妮)



上海

你知道大鱼岛吗?我敢说上海人中十有八九不知道它的名字,不知道它的所在。我要是说大鱼岛就在你的身边,就在上海的市中心,你更会觉得惊讶:上海?市中心?是的。要是你休假日有暇,请你到江宁路的苏州河边来,站在桥上你就能看到大鱼岛。

竖在大鱼岛上的标示牌这样写道:“大鱼岛:它可是苏州河第一大岛。在岛上有一座观景阁。大家看,它的形状像上海市的市花白玉兰,所以观景阁又名玉兰阁。登上玉兰阁举目瞭望苏州河,美丽的景色尽收眼底。”因为住在近邻,我会隔三差五地在清晨或是黄昏,散步在大鱼岛。登上玉兰阁四望,展现在你眼前的,确是一派美丽的景色:波光粼粼的苏州河水绕过昔日的苏家湾、潭子湾向着黄浦江而去;比旧时不知要清澈多少倍的河水拍击着游艇码头,轻抚着岸柳;河水中倒映着各种颜色、各种不知名儿的花的情影,以及河对岸的幢幢高楼;轻盈的白色、蓝色的小艇时不时的在你的身边驶过,剪出一长串“八”字形的波纹;如果你的运气好,你还会看到纺锤体轻盈身影的海鸥,尾随在汽艇的身后,一忽儿俯冲而下,一忽儿俯仰而上;河边的莫干山路艺术街上,你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艺术家背着画框,穿梭在梦清园的树丛中;每天的清晨,三三两两跑步的、打球的、舞剑的晨练人,把这红花绿叶的世界打扮得虎虎有生气,使这自然、人间充满了活力。那一天清晨,我陪同美国来探亲的妹妹登上大鱼岛的玉兰阁,瞭望四周,她很兴奋,她要我将眼前之景用摄影机拍下来,说她要带回美国去,让女儿、女婿也看看如今上海的美景。还有一次,我陪七十多岁的表姐走在岸边的林荫道上,她一定要我带她去西区看看,年轻的时候,她在大隆机器厂工作,如今,就在原厂址的地基上建起了一幢幢漂亮的高楼。她说,上世纪 50 年代,她从宁波乡下来到上海打工,居住的地方就是现在她脚下的苏州河边的棚户区里,她的一个儿子出生时的胎包就丢在苏州河里,那时的苏州河就是上海这个城市的一个大垃圾筒。我陪着表姐指指点点,不时流露出对自己住处的得意之色,表姐很幽默,她揶揄我说:“有啥稀奇的,50 年前我就住在这里了,只不过是住腻了,不想住了,才让你住的。”说得大家笑了,表姐也笑了,我听得出了她的笑声中有泪也有歌;有昨天也有今天。

◆ 余之

记住昨天,珍惜今天,明天才会更美好。大鱼岛的游艇俱乐部还未开张,听说正在筹备之中,我想明天一定会鸣鼓迎客。



本文摄影 薛耀先



摄/许争青

哈尔滨

想念哈城冰雕

◆ 志华

今夏,上海天气持续发烧,难免令人留恋去年隆冬腊月直飞哈尔滨,去寻找冬天的感觉。进入宾馆,放下行李,穿戴整齐,出了宾馆大堂,倒吸一口隆冬里哈尔滨半夜的空气,鼻孔立即收缩,冷得出奇,仿佛闻到了一股焦化的气味。代谢出的热气,在围巾上凝成了白花花的一层,似冰、似霜,那才

叫真正的冬天。顺江堤下到江面上,“嚓、嚓、嚓”,男子汉有力的脚印,在凝固的松花江面的雪堆里留下了一串上海人到此一游的见证。

白天看雪,晚上观冰,哈尔滨太阳岛公园正举行着雪雕游园会,今年用了 2 万吨人造雪,将雪制成雪坯后,经过能工巧匠雕琢而就的艺术佳品,集世界北部各国

雪雕艺术的特长。既有雄伟高大如山之作,又有玲珑剔透如玉之品,可谓博采众长,争奇斗妍。艺术家们通过透、凸、浮、圆雕等艺术手段,让飞舞的雪花凝成栩栩如生的艺术世界——雪雕,如碧似玉、巧夺天工,令人目不暇接,流连忘返。

出了太阳岛公园,转眼,来到设在松花江上的冬泳池旁,观看冬泳。在冰封的江面上凿出 50x20 米的窟窿,现场表演的哈尔滨冬泳协会会员,年龄看上去几乎都在 50 岁以上,有一位大概有 70 岁,穿条游泳裤,赤裸的肌肤浑身发红,零下 20 多摄氏度,一个个“扑通、扑通”地往水里跳,与夏天消暑的游泳没什么区别,唯一不同的只是冬泳运动员怕被冰划破手脚而穿上了球鞋,戴上了手套。

华灯初放,我进入了冰雕世界,多么奇异壮丽的景象啊!整个牌楼全是一块块巨冰叠砌而成,每块冰足有吨把重,有的有二三吨重。上海三九严寒也只能在塘边见到底气不足可怜兮兮的薄冰,像一层纸片,一捅就碎。哈尔滨以水为黏合剂,用了圆雕、浮雕和透雕技术,集园林、雕塑、绘画等艺术为一体,造出巍峨的冰建筑和精巧的冰景,站在冰楼冰堡上,宛如置身在蓬莱仙境,满目珠光宝气,璀璨生辉;又如进入安徒生的童话世界,座座晶莹剔透,令人遐想无比。虽然冻得牙关咯咯打颤,两腿索索发抖,还是乐不思蜀,流连忘返。汽车启动了,我还恋恋不舍,频频回首,自然环境使哈尔滨人不能不爱冰、不能不恋雪,把冬天给玩火了。